

小资的风花雪月

小资到底系列 ■ 盛 慧 主编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小资到底系列

盛慧 主编

小资的风花雪月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责任编辑：蔡 今

封面设计：草 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小资的风花雪月 / 盛慧主编. -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2. 11

ISBN 7 - 80100 - 903 - 7

I . 小... II . 盛... III .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 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5155 号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外新中街 11 号

邮编: 100027 电话: 64153909

北京金华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375 彩插 12 190 千字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1000 册

ISBN7 - 80100 - 903 - 7 / Z · 206

定 价: 18.80 元



小资到底系列↓小资的风花雪月

目 录

一、流过的泪，爱过的人

有一种爱叫伤害/003

欲望的宫殿/005

天亮说晚安/008

华丽幻觉/015

和陌生的嘴唇上路/020

爱情夜晚开花/025

一个人的城市/027

有时爱情徒有虚名/030

让眼泪忘记温度/035

二、蔷薇处处开

爱情的尽头/041

烟花，誓言和玫瑰/046

一个人的地老天荒/049

半周年/051

微微的唇线/056

空箱/059

三、欲望在飞翔

飞行者呓语/065



小资到底系列↓小资的风花雪月



solo/068

最后三天的爱与欲/070

没有世界的尽头/077

果绿/080

四、童话里的天使

丛林爱情法则/089

姜饼小人/099

冷暖自知/112

上海/130

五、十字街头的恨与怕

两扇门/143

曲终人散/164

蓝调颤栗/189

寂寞香/201

淡红的疤/210

海底针/222

未央/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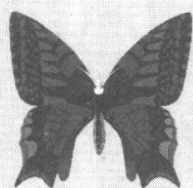
我又不会吃了你/239

午夜情节/255

羽毛翅膀/262

上海·北京·天堂/286





流
过
的
泪
，
爱
过
的
人



一、流过的泪，爱过的人



小资到底系列↓小资的风花雪月

有一种爱叫伤害

一个没有受过伤害的女人，是不会爱上伤口的。

所以，一个没有受过伤害的女人是不会爱上烟的。

烟是对那些美好细节的缅怀。看着一个神情忧郁的女子，坐在春天生动的场景里吸烟的姿势，总是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涩。我知道此时此刻，她内心的疼痛，像蓝百合一样绽放。烟是短暂的，所有销魂的东西，都是短暂的，而美丽也因为短暂而更加美丽。受一点点伤，就会哭泣，那是紫罗兰般的少女，但是吸烟的女人却不会轻易哭泣，选择了烟，也就选择了一种绝美。爱是一种伤害，但女人们却在伤害中寻找快乐。烟也是一种伤害，但同时，烟又让女人忘记了伤害。如果说，不吸烟的女人是一抹胭脂红，那么吸烟的女人就是一朵曼陀罗。烟渐渐飘散，飘不散的是风情和幻想。一支烟。对于女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是情欲的颠峰，或许是分手的凄惻。没有伤害的爱是不完整的。想起或者忘记那些爱过的和伤过的人，都需要烟。烟不是一种生理需要，烟是一种心理需要。烟让女人销魂。长长的，细细的，烟在清滢动人的纤指之间燃烧，如同那深蓝色的指甲，有一点深邃，有一点慵懒，有一点妩媚，有一点温婉，还有一点迷情。一支烟，更像是一种别离。对烟的热爱，恰恰是因为对别离的恐惧。



一、流过的泪，爱过的人

吸烟的女人，坐在五月暗橙色的咖啡馆里，散发着恬淡的芬芳，所有的阳光都围绕在她的身旁。窗外，所有的人都行履匆匆，每个人似乎都知道自己的方向。吸烟的女人，内心平静如同十二月的湖面。一本发黄的书，一杯黑咖啡，一句让人心跳的诗，将她带回到羞涩的少女时代，那时，她什么都不懂，生活里只有浅绿色的梦。她的足音清脆，让所有的目光都停止呼吸。她的背影，如同一朵迷情的云，让多少风停止歌唱。她说话的声音，轻轻的，甜甜的，多像一阵春雨，那么忧伤，那么洁净。那时候，她为书中的故事，流下了多少可爱的泪水。可现在，在也不会了，因为自己也成了故事里的人物。每个女人的命运，都是悲剧。因为，对于女人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短暂。年轻的时候，想像在一个人的手心里渐渐老去，那种感觉是很温馨的。因为，那时并不理解什么是老，以为那是一种至深的浪漫。现在，当岁月无情地在她脸上刻下伤痕的时候，才发现苍老是一个多么可怕的魔鬼。老了，就是烟即将燃完的那一瞬间。女人掐了烟蒂，又点上一支，但是我发现了她眼角，那一抹潮湿的晶莹。烟在静静燃烧。上午的咖啡馆，如同一个没有睡醒的少妇，低低地回旋着清淡的音乐。暗红和黑色相间的格子桌布，插着百日菊和三叶草的土灰色陶罐，还有陈列橱里，装着杜松子酒的浅红色酒瓶，还有纱一样细致的光线，无不散发着回忆的光亮。喝咖啡的女人，与其说坐在椅子上，还不如说是陷在椅子上。那一张原木的椅子，如同一只花篮，只是里面躺着一枝灰色的玫瑰。整个上午，吸烟的女人，都沈浸在这样一种朱古力的温情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在下午三点钟的



一、流过的泪，爱过的人

时候，人渐渐多起来，女人缓缓地挪了挪身子，想要站起来，一看，烟盒里还有最后一支烟，又坐下，点上，火柴划亮了暗淡的角落，我终于看清了她脸上那忧郁深深的痕迹。客人们的说话声，让她感到不安。她没有将烟抽完，就起身离去，她的脚步很轻，像一只猫一样。然后，她就消失在五月芳香的风里。

[妖精羊]

欲望的宫殿

喜欢酒吧里的气息，是没有理由的。

因为我从来都不给自己找理由。

就如同我爱一个人一样。

爱就是爱，不需要理由。

爱如果是建立在理由的基础上，那只是在爱理由。

你们说对啦！女人不是用脑子来思维的，女人是用肉体来思维的。

我喜欢那些悠长的音乐响起时，音乐灯光暗下来的感觉，一如那令人颤栗的亲吻。我看不清别人，别人也看不清我。没有光线。因为欲望不喜欢光线。因为在黑暗里每个人就是自己的光线。灯光暗下来，再暗下来，暗下来的还有谈话的声音，仿佛来自时间的深处，仿佛一些早已消失的人，若有若无。渐渐地，酒吧就开始融化了，如同酿造一杯紫红色的葡萄酒，人不再是固体，而是变成了一种



一、流过的泪，爱过的人

液体。所有发生过的故事和正在发生的故事，让酒吧一下了就变得混沌起来。欲望在摇晃。暧昧和温情同时弥漫，气息是颓废的气息。

酒吧是欲望的宫殿，每一个的身体都是一个房间，每一个房间都有一段故事。女人的故事一定是爱的故事。一扇门敞开或者不敞开，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扇门，都期待那清脆的敲门声，没有人会拒绝爱来临时，那种迷情的声音。那些在角落里的女人，那些被人爱过的女人，那些被爱伤害的女人，如同蛇一样，孤独而动人，冰凉而温馨，如同一支早已被人忘记的忧伤的歌，又如同一支燃烧以后的烟。

黑暗让人感觉到自己的消失，消失以后，所能剩下的只有欲望。红黑相间的方格桌布。男人们喝酒时，发出的那种野兽的气息。点点猩红的灯光。寂寞的玫瑰开花的声音……一如情欲在尖叫。时间是无边的，我们惟一能抓住的只是一缕淡淡的烟，一个女人坐在烟雾里的那种感觉，凄凉得让人心动。一个男人开始回忆的时候他就老了，而对于女人链说不是这样，如果没有回忆，她会不知所措。所以说，女人是爱情的动物，也是回忆的动物。也正因为这样，在女人的周围总是弥漫着情欲甜蜜而蛊惑的芳香。

在一只晶莹的高脚酒杯里，我和杜松子酒在对话。我的红唇印在镶金边的白瓷杯上的时候，发出了最轻最轻的声音，妩媚得让人颤抖。我渴望被拥抱，我渴望被占有，我渴望像一滴露水一样，躺在一片草叶上轻轻歌唱。酒让情欲绽放。酒让我忘记自己。酒让我成为一朵摄魂的云。快乐恰恰是忘记自己的东西。让一切老不死的观念鬼鬼去



一、流过的泪，爱过的人

吧！我只要自己快乐。我只要自己销魂。

爱让一个女人真正成为女人。

不管这样的爱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不管这样的爱能持续多久。

爱是女人惟一的战利品。

同时，爱也是女人最后的殉葬品。

酒吧的情绪，如同一杯晃动的葡萄酒，紫红色的是欲望，那深海蓝，不仅仅是地板，更是一个无底的深渊。那黯淡光线，则是一缕一缕扯不完的情欲。酒吧是不能少了女人的，没有女人，酒吧就没有了情欲。没有了情欲，酒吧就不再让人销魂。是女人让酒吧发出情欲的尖叫，是女人让世界发出了情欲的尖叫。女人沉浸在烟雾中的时候，她是不是曾经想到，她的美丽就如同这烟一样，美得让人心碎，却又转瞬即逝……

我喜欢酒吧，

它让我感觉到我还是一个女人。

烟拂过我的眼睑，

这多像很多年前爱过的那个人的目光。

[妖精羊]





一、流过的泪，爱过的人

天亮说晚安

一、208 路公交车上的寂寞女子

我蜷缩在公车末排靠窗的位置，穿着酒红的绒线衫和苏格兰裙子。手指交插在一起，依旧冰凉。背了很大的背包。CD 机里拼命旋转的是嘈杂的音乐，我感到我的脑袋和我的身体一样在慢慢倾斜。我疲倦地合上眼睛。车窗外的灯火斑斓地滑行，好像一场梦境。

深夜十二点。208 末班公车。

车上就我一个乘客。神情冷淡疏离，面色苍白，长长的头发纠缠散落遮住眼睛。司机打着呵欠，神色倦怠。我们之间隔着八排深蓝色的座椅，顶上有两列不断摇晃的拉环。

白天无休止的睡眠。到了工作的时间我仍是提不起神。我在一家电台做通宵的叫“万丈红尘”的谈话节目。从深夜十二点半开始一直到早晨六点。我经常透过录音间的那扇窄玻璃窗，看到天色一点一点发白。镜子里的我憔悴不堪。一个女子在深夜里戴着耳机对着话筒听着线路那边失眠灵魂的絮絮叨叨，并耐心地以柔和甜美的声音应对释疑，为它们找到出口，让它们的驱壳安然地睡去不用待



一、流过的泪，爱过的人

到天色绝望地发白。电话喀嚓挂下的瞬间，那个女子倦怠的神色和内心的寂寞，无人窥见。她轻轻地转动手腕上的银镯，看它在灯光下闪着温和的光泽。音乐舒缓如水在录音间里摇晃，是一些排箫的曲子，贴近自然。电话响起。

我想我是一个个地为别人解开心结，我的手指灵活。可我内心的死结紧扣，手指却疲软无力。从来都是听摇滚，和一些冰冷的电子乐，喜欢这些短裂而极具爆发力的音乐，接近心底最柔软处。可我每晚熟练地挑选那些自然单调的音乐带子播放，作为谈话的背景。其实与其说是熟练，不如说是麻木。经常这样想着就会对着录音间那扇玻璃窗微笑。莫名其妙地。映出一张似笑非笑的脸。模糊不清。夜漫长。

我叫 April。因为我出生在四月。

起身。下车。站在空落落的站台上。深蓝的 208 飞速地远去。

NOKIA 巨大的广告灯箱里，一个红色的影子。疲倦而骄傲地立着。我感到寒冷。拿出烟点燃，放到唇上。朝那幢银灰色的大楼走去。

二、拥有沙哑嗓音的男人

天亮时分。最后一个电话。我卒不及防。像是于酷暑中走在干燥的大街上，瓢泼大雨兜头浇下。我浑身湿透。

当时我正对着一排排闪烁的电话贮存键发愣。耳机套在脖子上，里面飘着排箫的曲子。我昏昏欲睡。在包里摸



一、流过的泪，爱过的人

索了一阵掏出小瓶香水。沙丘。很男性化的浓郁气味。我把它胡乱抹在人中上。它可以让我清醒一些。我咳嗽了两声。

电话响起。我懒洋洋地接起来。搁在脖颈上。我听到我柔和的声音，我说你好。

我在心里轻轻地笑了。我笑我自己虚伪的内心。我是如此虚伪的一个女人。我听到自己很礼貌地说你好。我等待着电话那端焦虑的声音。或许是个男人或许是个女人她或他失恋了相恋多年的男友或女友决然离去；或是夫妻之间为了油盐柴米或第三者闹到决裂。我总是擅长用一些空洞的道理来解决这些事例。我感到乏味。那些振臂欲呼的道理下面隐藏的却是无比空洞的内容。我用它们来无力地安慰那些苍白迷茫的灵魂我又开始微笑。

然后一个沙哑的男声响起。像是海底的蓝鲸浮出海面缓缓的呼吸。潮湿而性感他说 April，晚安。

天亮了。April。晚安吧。

我感觉皮肤上绽放出一朵朵幽蓝的小花。又看到玻璃窗上那张冷漠的脸。冷的眼睛和嘴唇。

天亮了。晚安吧。

三、房间

我光着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像只不安的猫。我的发稍湿漉漉地，香水喷得过于猛烈。电视里在放肥皂爱情剧。泛滥的情节早已无法赚取眼泪。男人抬起女人的下



一、流过的泪，爱过的人

颌，望着她的眼，他说我爱你。然后深深地吻下去。女人的眼泪流下脸颊。她的手臂紧抱着男人的腰，想着自己抱着传说中的地老天荒。

其实又有谁能说清结局不是一个人的地老天荒？真像一个媚俗的玩笑。

我蜷缩在沙发上。喝着冰水。按着遥控器不断换台。电视屏幕像闪亮的眼睛一眨一眨。无休止地换过来换过去，只听到嚓嚓的电流摩擦声响。窗外阳光明媚。但我的身体却暗暗地长出霉斑。仔细审视自己的手指。纤细苍白。青色的血管微突。有一丝病态的苍老。把手指伸展开迎向窗户，有阳光从指缝里穿过刺痛眼睛。我仓皇地扭头。跑过去拉合了窗帘。房间恢复阴暗。像个地下室。

恍惚地失眠。安定的药瓶已经空了。

四、凌晨 12 点前

六点十分。这个城市的太阳落下去，天色迅速恢复了阴霾。我套了烟灰色的毛衣出门。

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宽大的露天广场上。散乱着头发。手揣在裤袋里。有很多情侣挽着手散步，或停下来拥抱，亲吻。也有很干净的单身男人坐在广场的红漆椅上发呆，或是无聊地打量路过的人，神情像个孩子。我绕着广场走。走到这个城市最大最古老的钟楼下面。钟楼外层的砖已经残缺斑驳，绿色的爬藤植物蔓延缠绕。有哥特式的尖顶。偶尔有白色的鸽子停在上面。广场的地面上也有很多



一、流过的泪，爱过的人

鸽子。喉咙里发出咕咕的声响。很是悠闲。一些小孩子兴奋地看着昂首的鸽子。按身边大人的话招招小手，就有鸽子飞到他的手臂上。我突然想起一句诗：“纯洁的白鸽飞下，落入儿童肮脏的掌心。”忘了是谁写的。

在花园的草地上坐下。冒尖的草簇拥在我周围。一切安静。我索性躺了下来。手臂枕在脑袋后面。仰望着天空。天空里有一片片烟灰色的云朵漂浮。它们很像我毛衣的颜色。在离我大约十米的椅子上，坐着一个男人。他穿着淡蓝色的毛衣和灯心绒的裤子，专心地看一份报纸，手里握着一袋糖炒栗子。他的表情很温和。我饶有兴趣地观察他。毛衣的颜色很柔和。连同他脸上的表情。当然还有那袋糖炒栗子。这不容许我想太久。在我接下去无止境地幻想之前，戴红袖章的一个老头过来把我赶走了。他脸上的皱纹像水母一样蜇缩着。

街角有卖奶茶的小车。扎着蓝色印花方巾的女孩满脸笑容。木头小车上摆放着大小不一的瓶瓶罐罐。里面有五颜六色的椰果、珍珠、菠萝条之类。我感到很温暖。看着女孩熟练地调配着香浓的奶茶，悉数加了黑色的珍珠进去，递给我。温暖的奶茶，我握在手里。很快乐。然后在转弯的小店里买了现做的汉堡。我吸着奶茶趴在台子上看那个系着白色围裙的年轻男孩忙碌。嫩绿的生菜，焦黄的鸡蛋，棕色的牛肉。真是美好的食物。我轻轻地笑了。

离做节目还有三个小时左右。我独自看了场电影。故事很乏味，以至于我记不住名字。在座位上歪着头昏昏欲睡。散场时刺眼的灯光和纷杂的人们的脚步把我惊醒。我打着呵欠顺着人流走出去。